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09

羣書考索卷三十二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木石山人劉弘毅校正

後集

○士門

春秋人才

僖伯之諫觀魚（隱五年）哀伯之諫納鼎（桓二年）皆能陳先王之禮制臧文仲雖有三不仁不智之譏（文二年）至於請糴於齊（莊二十八年）設備於邾（僖二十二年）諫焚巫尪（僖二十一年）則其可取者也臧武仲雖有求後之失至於不詰盜（襄二十一年）而謂執度其信而後可以治人者此其可取者也（闕）欲伐齊（闕）展喜能以成王之戰之勝（莊十一年）齊侯伐魯（闕）展喜能以成王之盟使之釋矣而反施（僖二十六年）子家羈心衛社稷不肯從季氏欲與從政之願（定元年）公言與行合可謂忠臣矣況以子路之勇子貢之辨冉求之藝皆聖人之徒也由之一言足以使小邾射之信過於千乘之盟賜之一

出奔[魯]而破[晉]強[晉]而伯[楚]楚[魯]之救[魯]荊子請皆城而戰以敝齊之車師親用命焉而卒獲齊之甲首襄十一年此皆[魯]之人才也管仲有治國政民之才而相[威公]作內政以制參故南至召陵北伐山戎諸侯莫敢違[史]世家矣[晉]之會三[晉]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正天下[齊]之所以服天下者法制之得也[宣]觀其責包茅於伐[楚]僖四年定世子於首止僖五年尊賢育才之謀[鄭]僖七年而有招攜懷遠之言[楚]之會諸侯僖九年而有尊賢育才之訓於賜胙之命亟修下拜之恭於上卿之饗而退辭下卿之禮僖九年勸[齊侯]不肯曹劌之盟[史]而示信於諸侯相[齊侯]伐山戎以救[燕][史]世家而使[燕]納貢於[周]仲尼以為民到今受其賜論語則仲之才蓋可知也晏平仲以節儉力行而事二君有補於世若[楚]賢之言昭二年而[齊侯]之薄斂昭二十年以獻可替否之相濟而力下大和與同之異以禮之可以為國而欲以矢陳氏之能使[齊侯]之首刑衡鹿舟鮫之言而能使[齊侯]之薄斂昭二十年以獻可替否之相濟而力下大和與同之異以禮之可以為國而欲以矢陳氏之[魯]昭二十年此皆[齊]之人才也趙衰之佐[史]晉[文公]深知而多謀勸公子之多聞可以為輔士會之賢范武子趙文子以為利其君擐弓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交[晉]人為[文公]命衰為卿辭以樂枝之智先軫之謀胥臣之[文公]薦于被廬衰則進郤縠以其說禮樂而崇詩書可為元帥[文公]之[襄二十七年]子以為夫子之家[襄二十七年]魏辭子木曰人神敬之宜其光輔五君為盟主也今觀城濮之戰士會尚幼已有獻俘授馘之功位將中軍則[晉]國之益逃奔于[秦]因殽烝之問而能講求禮典以修[晉]國之法則士會之德可知矣魏絳揚干之僕合於軍禮論和戎有五利為國之福叔向博識文辭以禮信為國使[晉]多取重於諸侯治國制刑而不隱於親孔子以為遺直魏獻子舒之為政也以舉賢人仲尼聞魏子戊之舉以為近不失親遠不失舉[昭二十八年]可謂義矣韓宣子聘[魯]觀[周]觀周禮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昭二年]則知[周]禮之盡在[魯]及[周]之所以王此皆[晉]之人才也子產多記識書善辭令外雖慈愛而守勁正子太叔問政對以政如農功[襄二十五年]且謂有德能使[晉]取諸侯之幣重則告以長國家者在於有德能使范

宣子之輕幣（襄廿四年）及其為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夫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困而斃之（襄三十年）與人之誦已至有子產誨之子產殖之之言方其不毀鄉校仲尼以為仁（合襄三十一年）合諸侯（襄三十一年）藝事貢仲尼以為禮以學而後入政（昭四年）荅子皮為邑之問（襄三十一年）以苟利社稷解國人立賦之謗（昭四年）此皆鄭之人才也子木問子聲以晉大夫與楚孰賢歸生對以楚雖有才晉實用之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楚矢東夷則雍子之為也楚楚能於奔命則子重之為也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孫叔敖為相王以幣輕更小為大百姓不便孫叔敖則復請如故葉公之使齊孔子以命義天下大職之語訓其行葉公之為政孔子則以近悅遠懷之言而荅其所請凡有所為問而後行諸梁之賢於人也遠矣子木使為書土田而慶山林賦車籍焉楚是以興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右史史子革作祈招之詩此楚之人才亦盛矣

歷代人材

國家求賢之道必於閭閻無棄之時賢者報國之功乃在於緩急有之際載籍之人才至於濟濟之多卷阿之吉士至於謔謔之盛三有俊克即宅是三宅之有其人也至於中興之時有張仲孝友以導之於左右有仲山甫之重式於百辟蕃宣之寄足為南國之式者申甫記平淮之難足以致四方之平者召虎也是以當時頌中興之盛則以為任賢使能為漢高之興駕馭英雄廣覽豪俊轉給餽餉則有蕭何謀謨幬幄則有張良戰勝攻取則有韓信其餘彭越英布之徒莫不各以才勇而自効孝武之時得人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文章則司馬遷相如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孝宣招選茂異蕭望之夏侯勝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趙充國魏相丙吉治民則黃霸龔遂趙廣漢光武中興而鄧禹杖策渡河首論大計而有延攬英雄之說故任使諸將多訪於禹每有所舉各當其才是以敢戰深入若賈復馳志伊吾如臧宮馬武河南而給足軍糧者寇恂也而請乎河北者邳彤也馮異之平三輔岑彭祭遵之平隴蜀二十八將之才足以正東都再造之業至於三國各自據其土

而成罪峙之勢亦諸人之力也故在魏則荀攸賈詡之筭無遺策郭嘉劉曄之才策謀畧管寧之淵雅高尚毛玠之典選清正在吳則周瑜魯肅之儔入為腹心出為股肱甘寧陵統之徒奮其威黃蓋將欽之屬宣其力在蜀則諸葛孔明之長於治國費禕董允之志慮忠純向寵之性行均淑皆一時之人傑也蓋至於晉則王戎王衍之徒皆以浮誕相尚而人才遂流於虛雖王導能收拾賀循顧榮扶持江左之基祚而此風猶未盡變祖逖擊揖之志則不能用也陳頠之正論則不能容也其後褚裒商浩竟以虛名而不能成故太宗造曹之初房元齡收采人物致之幕府杜如晦參謀軍事剖決如流登瀛之選更番入侍以討論文籍崇文學之內殿講論以商榷政事魏證以諫諍為已任知無不言而馬周之才聞一常何之薦則四輩暨促即日召用送運新進而天下無遺才之嘆此所以致正觀之盛也出張說而相姚宋二人相繼用事而應變成務則崇之長也持法守正則景之長也同心輔佐而亡忿於擇人隨才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此所以致開元之盛也元和之初首限

杜黃裳而置之宰輔裴立紀綱裁抑藩鎮白居易之徒皆得以盡言而無忌裴垍李絳又相與開闢言路推誠人才李藩之効李夷簡律群之論皇甫鎛韋貫之論張宿皆有犯顏納諫之忠此所以致元和之盛也宋之人才莫盛於慶曆元祐之時輔弼之臣則有若杜衍呂夷簡韓琦范仲淹之徒裁抑恩倖者衍也以黜陟人才為職者仲淹也夷簡之志畧深沉韓琦之足辨大事則其君輔弼之任為如何臺諫之臣則有若歐陽脩余靖蔡襄唐介之徒經筵之官則讀正統而進諫有如杜詢因讀漢書而致戒有如丁度因講經而微諷有如楊安國史館之士則張方平以直諒聞劉庠議以該博聞孫輔以抗直聞豈非慶曆之盛乎元祐之時輔弼之臣則有若司馬光呂公著文彥博呂大防之徒更保甲而罷新法放市易而去方田者光也總攬路而除吏妙選一時端良之士者公著也彥博之夷狄知名大防之力辨宗祖家法則其居輔佐之任者為如何臺諫之臣則有如朱光庭范祖禹蘇轍梁燾之徒經筵之啓因讀寶訓論鉏法有如顧臨因讀寶訓而推崇好生之德有如韓淮

欲以陸贄參議而備講讀有如蘇軾史館之士有直筆之稱者黃庭堅也有文學之譽者張耒也蔡襄之以文藻自奮張陸佃之以著述自見豈非元祐之盛乎

人物

一代之人物必有一代之名譽天下之公論繫焉不可誣也晏平仲事齊三世甘茂起於閭閻而皆顯名諸侯陸賈勸陳平交歡周勃而游於漢庭公卿之間名聲籍甚韓安國所推舉天下名士而天子以為國器楊惲之才能好交英俊而名顯朝廷尹翁歸之清潔自守不以行能驕人而甚得名譽此皆名之著於朝廷者也以范鎮之三徙而成名於天下灌夫之破吳軍而名聞於天下荀淑之清識難尚鍾皓之至德可師而李膺實以此稱之謝安雖處衡門而自然有公輔之望此皆名之著於天下者也季布之諾季心之勇而俱聞於關中鄭當時之聲聞梁楚而山東諸公又翕然有鄭莊當時之稱焉不疑之心退以禮而名聞於州郡此皆名之著於郡國者也威名之盛流聞匈奴則有若趙廣漢若馮名聲遠布為元魏李孝伯之所訪問則有若宋謝莊者焉有蕭夫子之名而外寇願得以為師則有若唐之蕭顗士者焉此則名之著於外域者也道德彬彬則有若潘仲文劉德行洵洵則有若召伯春馴天下模稽則有若房伯武雅天下俊秀則有若王叔茂暢以至德行堂堂有若魏邢子昂陳仲舉蓄天下俊秀則有若裴秀渤海脩脩有若曹歐陽堅石建洛中英英有顧侯進領袖則有若裴秀渤海脩脩有若曹歐陽堅石建洛中英英有若曹南道明闇洛中奕奕有若劉虞劉昆盛德絕倫有若趙郡嘉省江東獨步有若王文度坦坦皆名之見於詠歌者也龔勝龔舍則謂之節兩龔周澤孫堪則謂之二龔李杜鄧扈宗武伯之從則謂之南陽五伯陸機陸雲則謂之二陸張載張協張元則謂之三張孔敬康翁張偉榮茂丁世康冒則謂之會稽三康冒謝元張元則謂之南北二元頹延之宋謝靈運則謂之頹謝齊陸

機兄弟則謂之三陸北齊之邢邵溫子昇則謂之溫邵邢邵之與魏收則又謂之邢魏若乃中興三明京師三明則皆諸葛恢荀閬蔡謨皆字道明

其人也涼州三明後漢則段紹明皇甫威明張然明其人也二劉則劉煒劉光伯也二嘉曾則蓋文達文懿其人也二蘇後周則蘇亮蘇綽其人也沈尹則沈佺期宋之問其人也蕭顏士李華其人也蘇李則蘇味道李嶠其人也蕭李則蕭嘉胄李邕其人也劉白則劉禹錫白居易其人也元稹白居易其人也此皆名之見於並稱也八士則出於周三傑則出於漢諸葛武關羽張飛則謂之蜀三傑宋璟張說源乾曜則謂之唐三傑富加謨吳小徵魏谷倚並負文辭則謂之北京三傑竇武陳蕃之徒號為三君而陳定父子亦曰三君李膺荀昱之徒號曰八俊而劉表亦曰八俊郭林宗之徒則曰八厨張儉之徒則曰八交以與劉翔之徒則曰八交而八交者亦有八顧與張隱之徒則曰八交以與劉翔之徒則曰八交而八交者亦有八顧之號龍參禰衡樊準孔融比之為一鴟奚準蔙參孔融薦禰衡皆云鷙鳥累百不如一鷂蜀馬良兄弟則謂之馬氏五常顧榮陸玩陸雲則謂之三俊石崇歐陽建陸機之徒則謂之二十四友阮放郗鑒等則謂之兗州八伯方伯達薛兼紀瞻則謂之五鬲而張華又目之為南金晉胡毋輔之輩謂之四友而謝靈運何長瑜之徒亦有四友之目若曰四族之馬者則孔沈魏顗鍾也郎氏二賢者則郎顗平郎鍾出唐書餘令也號為四傑者則楊照王勃輩也陳留八俊者格斅仁王尊逸輩也麟元傳河東三絕則有若崔造韓會之徒至於龍鳳目之者若荀淑諸子則謂之八龍而獨推元仁辨之無雙後漢許劭雙晉卞粹兄弟則謂之六龍而獨推慈明荀爽之字之無則謂之平與三龍而汝南俗有月旦評之號魏華歆邴原管寧則謂之三人為一龍諸葛孔明龐士元則謂之伏龍鳳雛晉索靖輩則謂之也崔玉龍晉温羨諸父則謂之六龍薛收薛元敬薛德音則謂之河東三鳳至於以珠玉目之者若晉郗詵則謂之崑山片玉夏侯湛潘岳則謂之連璧王勃兄弟則謂之三珠此皆名之見於採目者也以馬威卿馬融後漢而謂之鉅下二卿以張湛而謂之中東門君以王敬洪而謂之東皐子以白褒忠晉而謂之梁丘子以李栖筠而謂之趨皇公此名之繫於地理者也若賢誼劉向則以為古之

任管未能遠過若諸葛孔明則陳壽評之以管蕭之亞若王導則亘彝比之以為管夷吾若王儉則李延壽謂其稚道自居早懷伊呂之志而衣冠禮樂盡在於是若王鎮惡則李延壽謂其推鋒直指前無強敵為宋之方叔若崔浩則自比於子房若劉湛則自比之於管葛若坦崇祖則自比於韓白而齊高帝獨許之若任昉則王僧孺論之以為過於董生若房玄齡杜如晦則唐史贊之以為蕭曹之勛不足進此皆名之見於比擬也

兩漢諸儒

唐書儒林贊曰左氏與孔子同時而公羊高穀梁赤皆出子夏門人自三代而降儒者之盛莫兩漢若也今以西都言之大抵諸儒相傳授而枝分派別有可論者故言易則自淄川田生言書則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此其大畧也又攷其傳授則易之名家有四一曰田何之易自商瞿子木受之於夫子數傳而至於何又數傳而至於王同及楊叔元二人皆東武人同授淄川楊何何徵元光中以治易為博士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若乃王孫中周王孫丁寬亦皆受易於田何有以見當時之言易者皆本之於何矣二曰京房之易房授之焦延壽劉向攷易諸家謂延壽獨得隱士之說以房為異黨故別為京氏之學三曰費直之易長於卦筮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而傳之王璜四曰高相之易其學初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而授之子康及琅琊王横中陳元鄭衆皆傳費氏易後漢建武中陳元鄭衆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為之傳融授於鄭元而元則為之注荀爽則又為之傳自是費氏興而京學衰矣然則易之所傳授者蓋如此蓋之名家者有三自伏生而傳之歐陽生自歐陽生而傳之兒寬而寬遂有歐陽之學張生再造而至夏侯勝勝又傳而至於夏侯建而書遂有小大夏侯之學

後漢建武中陳元鄭衆皆傳費氏易

勝宣帝時議石渠講下獄黃伯從勝受經獄中勝言洪範傳取重霍光

○建問五經諸儒與尚書相出入者建牽引章句具文飾說勝非為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非勝學疏畧辛自專門名經○建勝之從兄

子也

若東漢之爭獻則習為大夏侯之學者也王良則習為小夏侯之學者也榮義世習相傳東京最盛其源流之遠如此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諸篇多古文說是時猶未立學官後漢之杜林實傳古文賈逵為之作謝馬融為之作傳鄭元為之注解而古文尚書遂顯於世然則書之所傳授者蓋如此詩之名家者有四魯詩則自申公授之於浮丘伯與楚元王俱受而瑕丘江公能傳之善詩生徐公亦皆守學教授者也韋賢以詩事江公許生而傳於元成韋賢之子玄成魯詩有韋氏之學王式以詩事徐公許生而式之傳又有張唐楮氏之學齊詩則又有翼奉匡衡師丹伏理之學韓詩始於韓嬰燕人孝文時為博士推詩人之意以作內傳四卷外傳六卷自嬰之後韓詩則又有王吉食長孫之學至於毛詩則始於趙人毛公以授貫長卿後又有徐敖傳之故言毛詩者皆本於敖若齊后蒼后韓皆立傳士而毛氏未之立焉至東漢之鄭衆賈逵皆傳毛詩而馬融則又為之作鄭元則又為之箋顯宗建初八年詔諸儒選高堂生受毛詩由是遂行於世此則詩之所傳者然也禮之名家者有大小戴慶氏之后後瑕丘蕭奮以授后蒼蒼授梁德戴聖慶普故禮有大小戴慶氏之學二戴之與慶氏皆立博士而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者馬融遂撰漢禮而鄭衆鄭玄周官經元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長者為鄭元學又注所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為三禮經此則禮之所傳授者然也春秋之名家者有三自胡毋生授公羊春秋與董仲舒同業而齊之言春秋者宗主之其後如嬴公如眭孟如嚴彭祖如顏安樂皆以學顯此皆公羊之學也自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於魯申公其後如榮廣如尹更始如房鳳皆以其名顯此皆穀梁之學也自賈誼為左氏傳訓以授貫公敝傳而至

於尹咸、更始也翟方進賈護之徒故劉歆從翟尹以受左氏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焉此所謂左氏之學也公孫洪本舉公羊及捐武帝又此轩瑕江公及董仲舒之議而卒用董生於是武帝尊穀梁浸微至宣帝時召蕭望之等大設公穀同異而公穀復興焉至於移書以責太常逮建武中鄭興欲欲建立左氏於學官房鳳王龔皆與焉陳元傳左氏之學而元又從而訟之遂立左氏傳士顯宗時賈逵言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由是遂行於世此則春秋之所傳授者也

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為火德左氏以為少昊代黃帝

問官名

今欵西蜀儒林傳所載自丁寬以至高祖則為易自伏生以至孔安國則為書自申公以至於毛公則為詩自高堂生及孟卿則為禮自胡母生以至於房鳳則為春秋後漢儒林傳之所載自劉昆以至於孫期則為易自歐陽歙以至於楊倫則為書自高詡以至於衛宏則為詩自韋

晉至鄭玄則為禮自丁恭以至於譙周該則為春秋獨董鈞以禮名家皆昭昭可見者

習熒氏禮求平中為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及宗廟禮樂等多令參

議多從用

然漢之諸儒於經各自名家漢之為制每家則各立博士初叔孫通為博士是時雖有博士之官猶未除至惠帝除挾書之律猶未立孝文後廣游學之路而天下藏書往往頗出論語孝經爾雅皆置博士至五經家得列於學官者不過詩而已矣故申公韓嬰皆以詩為博士翟酺曰文帝始置一經博士蓋謂此也景帝復立穀梁春秋猶未立也至武帝憲章六學統始龍傳記博士獨立五經故孟堅之贊儒林有曰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于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浸盛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帥衆至千有餘人蓋利祿之路然也初書惟有歐陽禮惟有后蒼易惟有楊氏（楊叔元）易于田何春秋惟有公羊詩經已立於文帝時今并詩為五耳至宣

帝掌於書則復立大小夏侯於易則復立施孟梁丘於
戴於春秋則復立穀梁在宣帝時則又復
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與夫古文尚書及劉歆之言也元成中興易有施
孟梁丘京氏儒林傳書有歐陽小大夏侯詩有齊魯韓氏禮有大小戴春
秋有公羊嚴顏凡十四博士今戴於石官志乃太常之屬也肅宗建初
中會五經於白虎而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
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此其大略也
雖然兩漢諸儒之經術豈苟然哉若丁寬之讀易精敏而作易說三萬
言

寬字子襄景帝時為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訓故
后蒼之兼通詩禮而作后氏曲臺記
翼太誼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后蒼字近君
寬與王子中周王孫又皆著為易傳顯名儒林夏侯勝之善說禮服表
固之不曲學阿世申公力行之說王式三百五篇之諫字翁思謀
分到直日之法長於占驗說其所以見述於兩漢也作考課法公卿劾
論石渠之緒京房字子玉若注册之學義研深而作易飛候說災異
作易說詩解又撰禮內外記號曰禮器性定祖父也之吾今行古楊子
行政也之說經鑽鑽載馮字次文解經不窮鍾興字次文學行高明召伯
春訓也之德行馴訓董鈞字文均訓治之號為通儒丁恭字子然之學義精明周防
之撰尚書雜記許叔重名慎之五經無雙議又作說文解
書否以南說或不同何休之精研六經而作訓詁春秋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
梁廢疾之書又以春秋駁漢事而
字仲戴之好古學
宏作漢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又著賦頌誄七首行于世
既從謝曼卿受詩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復從杜林受古文尚書以作訓
旨之論服虔字子慎亦作左氏傳解且以左氏六十條駁何休漢事之說凡
其所以見述於東漢

何休駁漢事六百條自謂妙得公羊本意
然西漢之儒治春秋明經術者有若董仲舒者矣學春秋雜說有若公孫洪者矣時行賞行罰經而勑內若兒寬者矣疏奏之明春秋夏侯始昌之通五經季尋之好洪範謀奏之明經術而有六情十二律之論師丹之深於議論而多切直之言其他如篤志於學號為鄭魯大儒者韋賢也兼通五經能為騶氏春秋者王吉也經學精習說有師道梁衡也文義至深度越諸子者楊雄也好古強學集為七略者劉歆也明以禹貢行河有如平當者馬經學明習有如翟方進者焉以至於所謂身為儒宗有如蕭望之者焉經顯於世而不載於儒林傳者何哉東漢之鮑宣睦孟之徒亦皆以明經顯於世而不載於儒林傳者何哉東漢之儒其好古學明於左氏周官長於曆數有若鄭興者矣兼通五經穀梁之說尤明左氏春秋有若賈逵者矣字景伯傳通五經有若馬融者矣字季長傳治歎號為絕儒有若鄭元者矣亘榮之明經稽古

榮宇春卿時賜以車馬榮曰今日所蒙皆古力也顯宗三雍初成拜為五更

丁鴻之殺中無雙

鴻字孝公從榮受歐陽學論語白虎觀

鄭衆之兼通經傳持節使匈奴而不肯少屈

顯宗時從鮑駿子以家事廢國家之言還就國

陳元之為學者所宗而上疏光武不可有察公輔之名皆其不可泯者

及觀其淵源之際則鄭興傳之鄭衆司農字仲師賈逵本之賈徽逵父也傳公

業而東都遂有賈鄭之學故撰左史條例校三統曆者鄭興也條奏左氏三十事肅宗尤著明者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撰歐陽大小夏侯高書古文同異顯宗時韓詩毛氏異同及為周官解故者賈逵也作春秋推記條例者鄭衆也著三傳異同之說為注孝經等詩易諸經之注則出於馬融

病賈逵鄭衆之注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故作三傳同異說時欲發薏狩之禮息戰陳之法融初上廣成頌諷不可發講武忤

鄧氏肯後德艾為梁鴈章章奏作大將軍西第頌為正直所蓋
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作六藝論毛詩譜周禮難以及於五經之異義
則出於鄭元而亦不載於儒林傳何耶得非其出於事業他有可書者
於史氏之條列固當別出邪不特此也東漢之儒其博洽多聞則推之
於杜林閉戶講論則推之於魯恭五經復興則推之於魯丕經為人師
則推之伏湛博學多通尤好古學則推之亘譚如鴞豹之道德彬彬翟
酺之四世傳詩周舉之五經縱橫道古今者慮植也其學本於馬融而
能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濟世美者崔植也而其學本於駟爰而能與
諸儒博士雜定五經延篤之論解經傳而服虔以為折中蔡邕醇儒之
正定五經而後儒之咸所取正若乃公羊嚴氏春秋樊儵之冊定章句
既以樊侯名其學矣而張霸以為猶多繁碎錢施減定之力焉東都之
儒不既盛乎范蔚宗乃曰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
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
言獨鄭康成括囊天與網羅衆家刪裁繁誣刊改煩尖自是學者略知
所歸沈尋每攻先儒經訓而及於康成常以為仲尼之門不能過也乃
傳授生徒專以鄭氏家法云呼則此可以訓東漢諸儒之學

唐之諸儒

唐自太宗銳情經術開文學之館召名儒之流且命學士商榷更休與
之討論古今道前王成敗之事日夕夜艾未嘗少怠而又餘正五經頒
之天下使諸儒作為義疏以久其傳至於元宗亦詔群臣舉通經之士
而褚無量馬懷素之徒勸講禁中加以尊禮集賢院之部分典籍軋元
殺之憚衆群書至六萬卷由是開元之世經籍大備暨世儒學之盛良有以
也且當時之儒者果何如哉陳通五經明於左氏有如徐文遠曉著書
博辨撰為釋文有如陸德明精於訓詁考定五經有如顏師古字籀有注疏
撰尊經章句作五經義訓有如孔穎達李仲
正義中講以能問於不能此與師古同受詔為之詔號義贊後詔改
為義

以至二戴之三禮義證號為精博王元感之說先儒同異號為五經指

南

武后時撰書斜褒春秋振滯知古歎曰五經指南也
諸無量之講經傳敏尹知章之倫明六經鄭餘慶之奏對多傳經義而
行已全潔鄭覃之經術該洽而刻定石經鄭綱之進以儒術而守道寡
慾沈則以經行明名者也徐堅等薦奏博貫經史有若歐陽詢宇信著
爲寶魏證廣世南衰次經史百氏以太宗欲知前世得失故也○帝王
興衰之要有若蕭德言者爲太宗愛其書博美北方陳壽有若敬播者
爲博通經史有若馬懷素者爲此則以經史顯者也以商賤獻之博學
多通而有五總龜之名謂龜千年五聚元行冲之博通故訓梁大常而
能被古銅器之作
有人得銅器於古冢曰此阮咸所作也命易之木爲之遂謂之阮咸
孔昔恩之多識古今而多時之大政必咨而後行徐堅之請識與故而
當時之譔次蓋由於高選路敬淳之明於姓系而以譜學名其家柳冲
文學而以姓系著乎錄

虞初姓系譜學惟敬淳名家後柳冲韋述等皆祖之初太宗命諸儒
虞姓氏志先天時復詔冲及徐堅吳兢等討級書成疑姓系錄
若乃曹憲之遜於小學而能續復興古文註述廣雅武平一之博學通春
秋而能荅崔日用三威魯也七穆鄭也之問晉六卿齊楚執政之數
虞武平一傳崔日用問武平一曰魯三威鄭七穆如何荅曰慶父叔
牙季友威三子矣孟孫至襲凡九世叔孫舒孫肥凡八世鄭穆公
十一子子然及二子子孔三族亡子羽不爲卿故繻亡穆子罕子駟四
子良子國子印子游子豐也一坐驚伏平一問日用曰公言齊威公
楚莊王時諸侯彊齊桓幾平公靈王時諸侯彊晉楚凡幾晉六卿齊
楚執政幾何人日用謝曰不知平一條舉始末無留語
鄭欽說之博物而能辨甸服黃鐘之銘
初縣大傳任昉於鍾山得銘曰甸服黃鐘當時莫能辨欽說得之於
長樂驛至敷水三十里而悟曰云云人服其智
此則父博學聞者也密拒觀史之詔下不肯開史官之禍守職不盈若

朱子者者其直節為如何能變豪奢之習而省損驅馭之數聞風自化若楊公權綰者其清節為如何不特此也元宗尊尚經術選置學士而張說實倡之至於用天下知名之士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制開元之盛見述於後世則說之功為多焉唐之諸儒大槩如此而其間以傳授名於世者若啖助之淹該經術善為春秋考三家之短長而集傳例統之書作又有趙康字伯陸贄為之高弟而纂例之書出焉雖然儒亦患於難全也顏師古於古篇章字訂析雖熟而讎校之際使商賈之徒亦竄選中孔穎達之義贅包賈雖詳而其中不能無謬冗焉嘉遁駁正其失互相譏詆而啖助之言春秋亦多鑿意得不有惜於此哉唐三百年間獨韓愈者與孟軻楊雄相為表裏遂少六經之文為諸儒倡安氏謂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皇仁義篤道君子信矣自今殊之論宜亦緣佛骨雖之死不悔逐鱷魚諭庭湊軍其感人動物有如此者至於三上書宰相潮州謝表蓋將祿仕於諸侯與燕毅憲宗之改耳退之文皆約六經之旨舉其大槩聖德詩約乾之文言也別知賦約詩有淡於榮光孰知約飲食教載之旨至於原道師說等數十篇其興術宏深佐佑六經其道蓋自此孟軻以荀況楊雄為未純自晉迄隋佛老顯行聖道不絕如帶諸儒倚天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距楊墨海之惑雖豪訓笑哈而複舊始共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二折以過況雄為不少矣自愈沒

文獻通考卷三十四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定陽知縣區玉刊行

後集

○士門

唐取士之科

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而又有明法明字明算者爲有一史有三史者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者爲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一經者爲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者爲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者也

凡學有六曰國子[監]曰太學曰四門學[原闕]凡學生[原闕]記四鄰立學文說於四門置學曰律書算書學等而其外之州縣則又自有學凡館有

二曰文館曰崇文館而崇文館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諸生之成者

而送之于尚書省此之謂由學館之生徒也不由館學者皆懷牒而自列于州縣州縣試已則會之以鄉飲酒之禮歌鹿鳴之詩送于攷功而復試之此之謂州縣之卿貢也又自詔四方徵有才能文學之士或尚詔幽隱與其不能自達者下至軍謀將畧翹關拔山絕藝奇伎莫不兼取其為名目隨其人主一時所欲而列為定科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率詳明政術可以理人之類其名最著其所以待之之禮甚優而宏材偉論非常之人亦時出於其間此之謂天子自詔之科舉也三者大畧如此而士之進取之方與上之好惡所以育材養士招来奬進之意有司選士之法因時損益又各不同如小學

【高祖】詔宗室功臣子孫就秘書外省別為小學

州縣學則始於【高祖】之時

於門下別置有生員詳見前度門

【東宮】置亦有生員【正觀】十三年置

則置於太宗之世至於有所謂崇元學

【開元】二十五年置習莊老諸子

有所謂廣文館

【天寶】九年置於國學以領生徒為進士者

則又【明皇】之所增也猶貢之法至【天寶】而暫廢

自開元七年帝注老子成詔貢舉人減論語尚書而加試老子則創

崇元學之意已兆於此【天寶】二年改為通道學

蓋欲盡由於學館也明經進士或與孝廉而並行蓋從楊綰之請也法制之沿革大畧如此而其諸科所試之業又有可言者如明經則有大經禮記春中經毛詩周小經易儀禮小經易穀梁書公羊傳之別如史科則有史記漢書三國志之別於書則有石經說文字林之辨於筭則有孫子五曹九章海島周髀五經筭及綴術緝古記遺之數秀才之試方畧進士之試時務所

欠策試才也明經之帖文童子之誦文與夫書學之口試墨義所以驗

其記也經史三傳諸科又各問其大義或百條或五十條者又所以實其識也此其所習之業大略如此然周禮儀禮在所習也而有所謂開元禮者果何為乎尚書論語所當習也而開元之道舉即崇元學中所習老莊故號之道舉乃易之以老子果何為乎進士之科試以策矣

試時務策五道

自高宗從劉思立之言始於策之外復加以雜文

加雜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後試策

進文之科試以詩賦矣至德宗時用趙賛之言

時賛為中書舍人權知貢舉

或罷詩賦而易之以箴論表賛是果合於古乎故劉思立言於前曰明經多鈔義條進士惟誦舊策

高宗永隆三年時思立為考功員外郎

楊綰言於後曰

代宗寶應二年時綰為禮部侍郎

進士皆誦當代之文而不通經史明經者但記帖括至李栖筠等之亦以經學者以帖字為精通不窮旨義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豈知移風易俗之化亦可以見當時所趨矣是以鄭覃

文宗時以經術位宰相

深嫉進士之浮薄請罷之而李德裕武宗時用事遂一切而欲廢之此又矯激不平之論也然大抵唐諸科之目進士尤貴其得人亦最盛焉

進士科當唐之曉節尤為浮薄世所患之

如杜牧白居易楊綰顏真卿韋貫之裴垍皆舉進士第者也歐陽公廬選舉志曰方其取以詞章類若浮文而少實及其臨事設施審其事業隱然為國名臣者不可勝數遂使時君篤意以謂莫此之尚及其後世俗益媮薄上下交疑因以謂挾其聲病可以為有司之責舍是則汗漫無所守遂不復能易嗚呼乃知三代鄉里德行之舉非至治之隆莫能行也

科舉

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鄉三物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有學者黨正州長則書其德行道藝鄉大夫三年大比則與賢者能者以禮禮賓之鄉者鄉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此古之制也漢世取士策于天子曰賢良方正察於州郡者曰孝廉茂材升於學校者曰博士弟子以至書疏論事吏稱其職公府辟召亦皆得以自奮於其間大則取其行次則取其學又次則取其言又次則取其能廣其科目以籠天下之材遣詣丞相府書行藝年月姓名鄉論其家貧落薄縣中謂之狂生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陳揚乞貸無節不為州里所稱故能自持於鄉里者然後州縣薦為幹佐曹吏能自立於州縣者然後五府辟為曹掾能自効於五府者然後為朝廷選用此猶有古人考行之遺意如鼂錯董仲舒公孫弘魏相則以賢良對策舉如路溫舒王吉鮑宣兒寬饒則以孝廉舉翟方進翟義安則以上書進武帝之詔有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域者是舉茂材者也公孫弘令有太常擇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是舉弟子者也。後漢光武以科目取士順帝時左雄有察舉之法限以四十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於是得陳蕃李膺之徒魏陳群有九品中正之法及其弊也惟知閥閱非復辨其賢愚故劉毅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至隋開皇而罷於是而始有進士之科至唐取士之科大要有三學館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而天子之自詔者則曰制舉如師德之薦狄仁傑韓愈之排佛老李絳之直道進退陸贄之論諫皆由進士者也張九齡以道伴伊呂進韓休以文經邦國進姜公輔以直言極諫進元稹以才識兼茂進此由制舉得者也何蕃持節守正而六館之士遂不從亂則學館之所得者益可知矣然而唐得人之盛尤盛於進士唐史臣曰方其取以文章類若浮文而少實及其臨事設施隱然為國名臣者不可勝數是有取於進士也其後楊綰雖力言進士之弊請復孝廉之科而終不之勝鄭覃族進士之浮薄屢請罷去而卒之不聽

李德裕論進士不根藝實其議亦寢而不行終[唐]之世進士之科雖不改而試者猶恨其一切取文藝而略行實也雖然張昌齡王公謹有時名而王師旦惡其浮薄不書以第盧照鄰駱賓王文章為冠裴行儉謂其浮躁抑之使不進是豈不足以享士風乎○[宋]取士有賢良有宏詞有進士數科皆之以得人富公鎮蘇文忠以制科進蘇易楊文忠以宏詞進杜祁公范文正韓魏公歐陽公李文靖向文正皆由進士舉其他名臣可可勝數

學校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故曰樂德曰樂語曰樂舞皆其教之節也禮射於序則州長主之春秋時子產不毀鄉校則春秋猶未盡廢也秦[漢高祖]時叔孫通為奉常雖有諸子弟共習禮儀然未遑庠序之事[文帝]始賈誼遊學之路[武帝]慨然上慕[三代]公孫弘為學官倡道之又辟乃請增置博士弟子員太常擇民儀狀端正者請着功令自此來公卿大夫士更彬彬多文學士之矣[東漢]之興修造太學逮[明帝]行三雍之禮冠帶圜橋門者億萬計而又別立學舍自期門羽林之士悉通孝經匈奴亦遣子弟入學此[漢]儒學之盛也[安和]以來博士倚席不講而學舍轉為園蔬[唐]制諸學有國子有太學有四門律學而京師州縣又皆有學皆隸國子監而博士必為之分經教授[太宗]增築學舍至千二百區[唐]之儒學四方學者雲集京師四夷皆遣子入學范祖禹作[唐鑑]亦云[唐]之儒學惟正觀開元為盛[天寶]以後學校益廢至[宋太祖]當干戈甫定首幸國子監[天聖]中王沂公守青州請為州立學[仁宗]時從其請而郡學之建自此始[景祐]潘旬立學而駿駿益盛[慶曆]三年不獨藩鎮而州府軍監在立學矣於斯時也師儒之官其精求審擇之意見於詔令有曰必取文行學官講說[神宗]之時天下之學愈重矣自朝廷除授而天下之學愈

教化

司徒一職謂之教典而教法之施凡十有二自比閭則使之相保相受
自州而鄉則使之相賙而相賓以州長之教治政令則屬其民而讀法黨
正之政令教治則又屬民而讀法師氏掌詔王者也則教之三德教之
三行保氏掌諫王者也則教之以六藝教之以六儀而司諫則掌糾萬
民之德而勸之以朋友正其行而強以道藝此化之施於天下而人
有士君子之行也秦人變古一切以勇力為尚其所以教民者非殺敵
獲首之事則戰爭鬬攘之法星則使相司而連坐家則使子弟而出贅
其相親相保之意將安在哉漢之文帝清淨寡慾躬行淵默專務以德
化民以道德為麗示朴以為先刻於朝廷者如石奮之長者用於州縣
者如文翁之興學是以海內富庶興禮義有愛而重於犯法先行義而
後誅辱也孰謂教化為迂闊哉至於孝武急於用兵興師之事而何暇
教化孝宣區區於獄訟名實之間而何暇教化唐之太宗却封德彝刑
罰之說用魏證教化之論偃武修文力行仁義鞭背之刑不忍用也斷
右肉之法不敢存也是以家給人足歲終斷獄纔二十九人四夷莫敢
皆襲衣冠坐享仁義之效孰謂教化為迂闊哉明皇狃於太平奢侈之
習初何心於教化憲宗奪於皇甫鎛拮刻之習而亦莫知所以教化矣
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專以教化養育天下而生民何其幸歟

射

射之所起起自黃帝繫辭云古者揉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
天下又世本云揮作弓夷牟作矢皆黃帝之臣也是弓矢起於黃帝也
虞書曰侯以明之是射見於堯舜也夏商無文周則具矣故弓之別有
六司弓矢曰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
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矢之別有八司弓矢曰枉矢絜
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散射侯之別有三司裘曰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
侯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周制諸侯歲獻貢
士於天子天子試之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

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盈必地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祭數不得於祭而君有責削以地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宮澤者所以擇士也又曰射之為言者澤也澤者各澤已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射有三焉曰大射曰賓射曰燕射大射者將祭擇士之射也賓射者諸侯來朝天子與之射也燕射者燕朝以飲酒也燕射則有主皮之射焉主皮者為其難中也故射者各主其一焉是以貫革之射息也燕射則不然不主皮為其不難中也故射者各得其鄉而中之鄉射之禮曰不主皮為其不難中也此之謂也

周衰禮廢諸侯以慢相射而貫革之射興焉貫革之射非古也

周衰禮廢諸侯以慢相射而貫革之射興焉貫革之射非古也

人所謂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是也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射三侯三正諸侯射二侯三正卿大夫射一侯三正七射豹侯三正此賓射之侯也辨人所謂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是也鄉射記曰九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以虎豹飾其側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皮侯畫以鹿豕此燕射之侯也辨人所謂張獸侯以息燕是也大射之侯用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而中畫五采以為鵠賓射之侯亦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而中畫熊麋虎豹鹿豕之形以象鵠此三射之別也若天子諸侯之射則先行燕禮以明君臣之義鄉大夫則先行鄉飲酒之禮以明長幼之序夫三射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合於樂故謂之禮射其樂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鄉大夫以采蘋為節以采蘩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度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無暴亂之禍而民家安故曰射者所以觀德也白虎通曰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所以明尊者所服卑遠者所制近也通典曰按鄭元說射禮入嘉禮今按五帝三王之時天下萬國達相征伐士之志藝以射為首是以開元中修五禮以射禮入軍禮焉古者天子之大射曰射侯者射中則得為諸侯不中則不得為諸侯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二者未之有也漢明帝則行大射禮於辟雍唐武德則行大射禮於武德殿正觀則行於觀德殿開元則賜百官於安福樓下自此遂廢矣

宋淳化五年行大射詔有司講求典故自周官射禮及開元開寶禮

對酌損益為圖來上其儀之陳始如元會謁見已事武弁跣服酒行有

禘樂詩有節熊羆設侯金石在篚賞物罰爵東陳西置衣裳冠冕制邦
尊卑表著堵位辨遠近威儀縛璀璨焜燿帝覽其圖庸極嘉嘆將侯
弭兵舉行其禮皇乎烝哉受職咸平光紹前烈講肄池上慨想古禮聖
聖心傳同出一揆此皆大射之禮也其外又有鄉射之禮主皮之射
習武之射鄉大夫之職曰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
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漢丗露石渠議黃門侍郎臨饗鄉射合樂
大射則否何也韋元成曰鄉人無樂故合之朝廷君臣故有樂矣時矣
為然此鄉射之禮也主皮之射有二一乃鄉大夫從君田獵班餘獲而
射書傳曰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大夫相與射也鄭注鄉射云主皮
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二乃燕人主皮注射鄭注周禮云燕
人無侯張皮而射之是也此主皮之射也司弓矢以授射甲革
襍質者此習武之射也古者祈子帶弓韣生子垂桑弧蓬矢成童也教以
射其實也試以射又有投壺之籌曰矢勝筭則
以馬賛其詩則以司射實其筭則以射中弦其詩則以射節之貍首鼓
其節則以射鼓之半而釋筭數筭勝飲不勝皆與射節相類則投壺亦
與象也蓋兵凶戰危人情之所懟飲酒相樂人情之所欲先王因其所
欲而寓其所惡使其樂為之不憚則平日所習乃異日之所用也昔晉
侯與齊侯(左昭十二年)宴於投壺祭遵臨戎雅歌投壺然則投壺者又古人
所以習射者也其可忽哉

博洽上

博洽之士古今之所重也然其所以為博者則有不同焉如左史倚相
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而右史子華能誦祈昭之詩司馬遷自幼即
誦古文而又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講業齊魯之都
觀夫子遺風是以涉獵廣博貫穿經傳莫大於論語故作法言史篇莫善於荅
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大玄傳莫大於論語故作法言史篇莫善於荅
頡故作訓纂蒼莫善於厲藏賦莫深於離騷故反而廣之辟莫麗於相
如故作四賦班孟堅以為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皆傳物洽聞通達古
今又謂河雒博極群書非盡言也(後漢周興傳學洽聞而三墳五典無

所不覽謝該博通群藝周覽古今而孔融謂其卓然比跡前列
建安中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為通解之名為謝氏釋
至於博學比稽古周洽比之武庫以為五經縱橫一時之傑則有若晉
之裴頠傳綜典籍當時謂號為書淫而得武帝一車之書披閱不怠則
有若晉之皇甫謐博學多通為左氏經傳集解而自言有左傳之癖則
有若晉之杜預傳極群書於文字禽獸草木尤稱精詳則有若梁之顧
協備覽經史人主問以大義及歷代史商較縱橫應荅如響者梁之孫
搢也博學無所不見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而五經笥之目睹世間
猶能道之者梁之任昉也淹貫古今號為書籠以文辯之學講授諸生
者唐之李善也天資好學得集賢書讀之六年無所不通者唐之陽城
也天下之書無有不讀而一經目則弗忘文宗以為當代仲尼者唐之
王起也此皆博於學問者也漢武帝七書三篋惟張安世識之後求得
其書以相校無所遺失後漢應奉九所經覆莫不暗記錄囚徒數百千
人其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脫王充閉市肆賣書一見輒能誦憶
前悅每之人間所見篇牘一覽亦能誦記稽德讀記終邕碑一覽之後
之不差而所不能明者止於石缺二字楊脩與曹操讀曹娥碑先悟黃
絹辭之意三十里魏王粲讀道學碑而闇誦之須臾綴旒旧之句而謂有智無智凡
不失一字唐蕭穎士與李華陸據讀龍門道安碑頌上即誦華九再閱
據三乃能盡記而聞者謂三人之才於此焉分若乃所談數百千條皆
王儉之所未覩而為儉之所歎服者非唐之陸澄乎該通群籍任昉劉
諷輩以祕閣四部之書問其所知自甲至丁各說一事且敘述作之體
莫見所遺非唐之何憲乎於學多所諳記湘東王以四部書目試之自
甲至丁卷中各對一事且及於作者姓名非梁之臧嚴乎暗寫漢書五
行志畧無遺脫非梁之陸倕乎荅劉顯漢書十事之問無所疑滯非梁
之韋載乎博綜群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從訪問而能識採酒
之字知作譜之因記荷葉半里酒之事又非梁之劉杳乎元魏閻於
三史群言經目則誦之時人有宿讀之譽隋王劭之在齊時荅祖孝孫
等古事之間具論所出而取書驗之一無舛誤唐李邕謁李嶠求見

書未幾辭去而李嶠試問之際興篇隱帙子辯如響呂向即市閱書記問之敏至於能通古今章述觀元行沖數車之書而於前世之事復熟詳諦如指諸掌張燕公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亡而士卒居人一見問其姓名後無不識唐德宗詢凌煙閣壁文之缺無能知者而蔣義以為聖曾待臣圖贊口誦帝前不失一字遂使德宗歎息有虞世南默寫列女傳不能過此之言古者又有策士之法梁沈約策以經史十事者劉顯也而顯對其九梁湘東策以百事者張綰也而綰之對止缺其六故有百六之目此皆博於記誦者也鄭子產苕韓宣子黃熊之問而知緜之化為黃熊苌叔田實沈臺駘之問而知宋遷閼伯於商丘而主辰墨實沈於大夏而王參晉蔡墨因龍見於絳而言豢龍御龍氏之源齊內史因神降于莘而謂祝融檮杌鬻熊為楚三代之興東哲論曲水而知羽觴隨波金人奉劒之事此皆傳於古事者也子夏問讀史記者有晉師三豕渡河之誤而辨其為己亥之字晉荀勗撰次汲冢竹書以為中經而列之於秘書東晳觀汲冢之書而隨疑分釋皆有義證齊王儉愚見變家簡書而知其為科斗書者工記周官所載之文若夫議秦陽之譜而識其為周室褒賜大臣與其子孫之刻銘先功者則蓮之張敞也觀缺簡而識其古文尚書所刪之逸篇觀古器而能讀其隱起之文無有疑滯者梁之劉顯也於齊時而能辨褒陽竹簡古書為周宣之前若江淹也於梁武帝時而能辨鄱陽王真本漢書之偽者劉之遴辨衛服黃鐘之銘則唐之鄭欽說也此皆傳於古文者也晉昭子問少皞官名於鄭子告以黃道以來紀官之制後漢應劭博覽多聞著漢官儀故事而朝廷制度多劭所立若無書不讀長於漢書舊典則蜀之孟光也祖宗制度之儀猶掌畫地舉手可求則蜀之王燦也博究儒術而羊祜等分定禮聞無不對而能興造制度則魏之王肅也練習朝議世相傳授並語江儀律令皆先諳而後施用則晉之鄭沖也朝儀舊典晉宋以來故事左舊事而為王氏青箱之學則晉之王儉也撰次讀億無所遺漏理事之際斷決如流而自謂江左風流宰相若斯謝安之比則有若齊之王儉焉博涉多通尤愛魏晉以來故事沈約謂

其語博雖胡廣無以加則有若[梁]之沈約焉博通經史多識前載王儉居職以後洽聞當世取則有若[梁]之徐勉焉詳練故事自[晉宋]莫有逮者朝儀國典皆預圖議則有若[梁]之徐勉焉詳練故事自[晉宋]起居注亦能記誦[梁武帝]每訪前事即以所問隨機斷決而任昉則有讀誦之號則又有孔休源者焉多識臺省舊章一朝詔策咸所刪正此皆傳於典故者也[元魏]崔浩總覈天人之際[北]其網紀者數家多有驗故其推變惑之實而知其入秦之分推三陰用兵之義而知蠕蠕之必克高允論[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而謂金水二星無因背日而行崔浩始雖不復及加攻究乃以前三月聚於東井果如允之所言此非博於天文者乎[漢]夏侯勝舉洪範傳厥罰常陰之證而霍光張安世益重經術之士梁丘賀筮旌頭劒墮之異而[宣帝]以其應加近幸之禮京房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而各有占驗此非博於陰陽卜筮者歟昔[後魏]為禹貢地域圖其體有六而因地制宜以校險夷之異潘京辨武威郡名而知其改於[漢光武]之時齊崔慰祖荅謝兆朓地理十餘事之問而酬擾精悉兆遂有班馬復生無以過此之歎[梁]裴子野能知白題渭國之所自出[唐]李伯樂能知琅邪刈稻之所本以至[唐]許敬宗古長城之對昆明池之對帝立濟水之圖洮湟并涼之錄而海內華夷古今郡國必究知之故有隴西山南之圖洮湟并涼之錄而海內華夷古今郡國亦莫不有圖[宋]劉敞使於霽中亦能以松葉徑易之路質其譯者使之相顧駭愧此非博於地理歟

博洽下

季桓子得土羊之異而仲尼辨之以為墳羊夫差得骨節專車之異而仲尼辨之以為防風氏之節陳有隼貫楛矢之異而仲尼辨之以為肅愼之矢聖人之博物通理固非常人之所能及也然古之君子九所謂博物亦豈無其人乎如管仲識俞兒之為登山之神而謂霸王之君興介蔦廬聞牛鳴而知其生三犧之驗展禽識海鳥為爰居而譏臧文仲之妄祀史趙以亥有二首為終縣老人之年而士文伯能知其數東方朔

識建章騏牙而知遠方之來歸終軍識豹文魅鼠而為[漢武]之所賞二事漢書無之[晉]寶俶亦識鼴鼠而擾爾雅以荅[世祖]之問則亦可以為博矣[後漢]賈逵證神雀以為降明之證

[顯宗]時有神雀五采色帝以逵博物多識問之對曰[宣帝]威懷戎狄神爵仍集此降之證也帝勑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

[魏]王粲識蒨佩而復為玉佩之法周廟歌詁[漢]末不存而[晉]之杜預則能創意造之當時朝野以其智中無所不有而美之以武庫之號若張華之在[晉]則為尤博者焉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而又雅愛典籍天下奇祕悉在其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武帝]問漢宮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户則應對如流書地成圖時人比之子產而龍肉之異則華能知之化知之驗則華能知之臨平石鼓搥之無聲者取於蜀桐之扣豐城寶劒若龍泉太阿者得於紫氣之祥則又非華莫能識之以至指南車之轉於銅機欹詁之合於魯廟者[晉]之祖沖也覩白鳥之獻而知其敬宗廟之應若[晉]之范雲也論宗廟之犧尊而以齊尊之牛形為古之遺制者[梁]之劉杳也識人日之名而用暈勑荅問以明其說者則若[元魏]之魏收之作此皆所謂博物者也[後漢]蔡邕知爨桐之美而取以焦尾之琴聽鼓鼕之音而知其有殺心之兆[晉]荀勗識趙之牛鐸而樂音采諧識宮聲之鐸振於空地而得鍾以成衆樂之和則[唐]李嗣真實能之見按樂之圖而辨其為霓裳之三疊則[唐]王維實能之見岑陽古鍾而識其為姑洗之角則唐楊收實能之玆非博於樂乎該綜百氏皆避其諱則徐勉以知名於[梁]尤明姓系自[魏晉]以降推本其來皆有條序則路敬淳以知名於[唐]通姓氏學世冕肉譜廣世南歎其可異而美之為人物志則又李守素之所以顯於[唐]者玆非博於譜諜者乎如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揚何習道論於黃子而為六家要指之論則有結司馬談者焉積思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著

新序說苑及洪範五行傳論則有若劉向者爲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伎無所不窺而集六藝羣書別爲七畧攷定律曆著三統曆譜則有若劉歆者爲後漢王景廣開探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深沉多藝班固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通究延覽博通經傳百家之書有名京師劉寬學歐陽尚書京氏易韓詩而星官風角筭曆皆究極師法號爲通儒樊英習京氏易兼明五經而風角星筭河洛七緯推步災異義兩漢儒者自經傳之外其他所習者如翟方進之好天文星曆蔡邕之好數術天文鄭元之通三筭曆九章筭術任安之兼學圖讖中晉增之兼明圖緯皆炳然可見者內緫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賓客輻湊內外諮稟自覽訴訟手荅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酧應不相參陸悉皆聽遲則有若宋之劉穆之者爲博覽經史陰陽百家之言精於天人之會自朝廷禮儀策詔軍國書記無不開緫而留心於制度科律長於謀計自比張良而謂其務古過之則莫若石元規之崔浩梁頊野王通觀經史精記默識而天文地理醫方鬼道占候蟲篆音字無所不通後周沈重學兼儒釋為世儒宗而陰陽圖緯無不通涉晴劉焯以儒學知名賈馬王鄭於傳章句多所是非而九章筭術周髀七曜推步日月之經暈蝕山海之術莫不窮其祕奧劉光伯於周禮等十三家之義並堪講授史子文集嘉言美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數極微凡此皆於經傳百家號爲兼通而不以一藝自名者也

氏族

古者有姓有氏有族姓出於一而百世不可易者謂之姓別其枝派名取以爲號者謂之氏合而言之一派之所出者謂之族如劉本姜姓則姜氏之正派者使是呂氏其他如申國許國之類雖同出於姜姓而枝派別後世姓氏淆亂很失其從來今之姓方古之氏也古者天子建國賜姓命氏姓氏所以別其族類之所出也自三代之衰稱姓者以國或以地或以官子孫各本於其祖不可改也後世非有親者附之蠭起或加於盜賊夷虜以逆賊異類爲同宗然

則古之賜姓者別之今之賜姓者亂之也夫為天親不可以人為而強欲同之豈循理乎上漬其姓下忘其祖非先王之制不可為後世法也

裴駰注史記帝紀曰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也故世本論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古書雖百姓皆謂百官蓋民無姓也匿張說曰古未有姓自炎帝之姜黃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為之姓其後天子建國因生以賜姓黃帝二十五子而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異者氏以識之姜姓賜伯夷姓曰呂氏曰有夏伯益姓曰姜氏曰有扈甘亦如之後世或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氏於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或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氏於爵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氏於志則三桓氏於事則巫乙匠陶於是受姓命氏燦然矣枝分派別初若參錯徐而攷之有綱有條循指諸掌孟仲季臧同出於魯也伯子仲叔同出於鄭也童父向達(宜督父)藩(樂)同出於宋也(子魚子蟜子伯子石子印子游)國豐邑同出於鄫(鄫姒姓)呂(姜姓)繒(姒姓)高崔國同出於齊也(子雅子尾子良子國子惠子高子張子淵子駒子尾大夫)婦父如陳(伯子)高之後為高氏(齊公子傒孫之後為孫氏)魯公子彄孫之後為臧氏(參卷)閔子騫之後為騫氏是以姜之字為氏也如文王封子牀叔於沈故其後為沈氏晉叔虞封少子成師於韓故其後為韓氏晉獻公封畢萬於魏故其後為魏氏越之後食於歐山之陽而為歐陽氏是皆以所封之邑為氏也如黃帝之子能倚弓矢為弓之長因為張氏周史佚也世守其官因為史氏周平王少子有文在手曰武因為武氏金日磾以獲匈奴祭天金人因以為金氏是皆以一時之事為氏者也此數者皆以表功德明人倫柔何至其父則不然故聲相近則訛其聲字相近則訛其字如真啓支子於辛莘而其後為莘氏周武王封虢叔於西虢而其後為郭氏是皆以聲相近而訛其姓也如邾子之後去邑而為邾氏邾氏之後去邑而為邦氏皆以字相近而訛其姓也甚者如趙奢因封馬服君其後轉而為馬妻發因漢高祖所賜其後轉而為劉氏田千秋因

黎小韓遂轉而為車氏灌夫因以灌嬰所薦遂為灌氏京房吹律而為京氏陸羽經易而後為陸氏景是本儀氏因孔融之嘲而改曰是晉祖康本奚姓也因家於嵇山而改為嵇賀循本慶晉之後因避難而改為賀第五倫其先齊諸田之族也田氏之族繁以次為氏而因曰第五左思其先齊之公族也以有左右公子之名故因為氏而改曰左是又皆舉意以更其姓也至其後世相沿既遠又安能辨其祖之所自出邪夫祁氏一族至晉別而為陶唐氏至夏別而為御龍氏至商別而為豕韋氏至周別而為唐杜氏至晉別而為劉氏凡六別其姓焉嬀氏一族至陳氏至敬仲奔齊別而為田氏至齊王建之子也惟杜伯之後不遷者為杜城杜氏至漢建平侯延年之後則為京兆杜氏晉當陽侯預之後則為襄陽杜氏如子寬之後則為亘之杜氏赫子威之後則為濮陽杜氏是杜氏一姓而五望也張氏一姓也而常山王氏之後則為河間張氏留侯良之後則為武城張氏北平侯之後則為中山張氏後漢廣陵太守綱之後則為馮翊張氏後漢蜀郡太守嶷之後則為吳郡張氏晉司空華之後其一徙居河東則為河東張氏其一徙居河南則為河南張氏唐相說又為鄭州張氏其張氏一姓而十望也劉氏一姓也而楚元王交之後則為廣平劉氏長沙定王之後則為南陽劉氏光武子廣陵思王之後則為臨進劉氏章帝子河間孝王之後則為尉氏劉氏唐相瞻則為彭城劉氏其劉氏一姓而六望也若是則豈非望多而訛其姓乎非特此也至其弊則若河南劉氏則出於匈奴冒頓能無累於劉漢之後乎東王氏則出於高麗能無累於周齊之後乎柳城李氏則出於契丹代北李氏則出於沙陀李正巳則出於高麗李寶臣則出於奚種能無媿於皋陶之後乎此後世之弊也蓋自秦滅學之後公侯子孫失其本末漢興司馬遷乃約世本修史

記因圖譜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虞夏商周
晉文皆同祖也要王逆伯
漢高祖徒步有天下命官以賢詔爵以功誉
曰非劉氏無功而王者天下共誅之遠至公卿之胄才則用不才則棄
之不辨士與庶族然則始尚官矣然猶徙山東豪傑以實京師舉諸田
屈景皆右姓也
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
晉宋因之
于時有司選舉必稽籍而攷其真偽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由是有譜
局令史江左則僑姓王謝袁蕭為大東南則為吳姓朱張顧陸為大山
東則為郡姓王崔盧李鄭為大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
北則為虜姓元長孫宇文首之夥姓者魏文遷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
族皆其宗屬部落也郡姓者以中國士人差第閥閱為之制曰膏粱曰
華腴而又有甲姓乙姓丙姓丁姓謂之四姓
北齊
因仍九舉秀才非四
姓不在選中唐太宗以山東士人尚閥閱雖族已衰而子孫猶負世望
至有賣婚之弊由是詔高士廉
李義府
等攷天下之譜牒進忠良退凶惡尤宗
室後刻戚退新門進舊望右高腹右寒畯合為九等號曰氏族志夫
[illegible]

漢以來氏族之制出於上之所贍下之所更者絕無而僅有至於
守一氏持千餘年而不變其別非君古之多然人罕有辨氏族之原者
王氏之一也吾不知其出於元城之王邪邛城之王邪劉
氏一也吾不知其出於
陶唐
之劉邪
乳高祖奉春之劉邪元海之劉邪
晉
趙
元本剜改
其能明辨而不惑者鮮矣氏之馬者未必能辨其為馬服之馬
及馬矢之馬也
後漢馬陰先本馬氏
之石者未必能辨其為周術之石
周石建石
碏衛之石及後趙之石也古之氏族繁而知之者反多今之氏族簡而
知之者反少其說果安在邪蓋由譜牒之明與廢也切考自古善論姓
氏者
鄭
有
晉
有
晉
有
晉

自應初生所著大義知秦晉之良史之誤後世相沿未知有正之也

是正歐陽脩作唐宰相表凡九十三族元為精詳至鍾陳韓高之氏亦有訛舛近世名儒考訂作古今姓氏辨證之書者皆能據牒之學也昔李義府不得與於李德宗之譜乃譔致其罪杜正論不能齒於誠南之譜乃繫摘其非今欽定譜牒而校偽真使天下後世知所以尊祖敬宗之道必能因其所是正其所非以刊一定之書如成周小史之所職者以頒行於天下俾天下明其本系之所自出則世系之混亂昭穆之紊亂其何憲數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五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校刊

士門

姓

書曰錫土姓。國語曰司商協名姓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清謂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

又曰昔少典生黃帝炎帝

少典昔諸侯國號稱人名也

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史記曰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有四人晉司空叔子曰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

姬 酉 祁 己 滕 箴 任 荀 僖 姞 儇 依

惟青陽與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為姓姓。史記夏義曰嬀為姬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虞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成氏蔡氏費氏和氏曹氏辛氏冥氏斟戈氏。殷贊曰契為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殷氏來氏宋氏辛垌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周語曰伯禹疏川滌淵鍾水豐物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德象天布命也祚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左傳襄十年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通鑑漢高帝賜婁敬姓劉氏。唐高祖賜徐世勣李氏終屬之世有易姓如衛青之徒其後劉元海本匈奴種以冒頓與漢和又其外祖遂謂姓劉其弊至此豈非高帝有以啓之歟。唐世人主非其親者附之屬籍或加於夷狄盜賊以逆賊異類為同宗其弊至此豈非唐高祖有以啓之歟。范祖禹曰古之賜姓所以別之今之賜姓適以亂之

氏

左傳襄二十四年范宣子謂穆叔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

夏禹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

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豕韋城

在周為唐杜氏

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復為范氏杜今京兆杜縣

晉主夏盟為范氏。

禮書曰古者或氏於國則秦嬴是氏於謚則文武成宣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氏於爵則王公王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此郭氏於志則三為五鹿氏於事則巫乙匠陶而受姓命氏燦然著矣

馬援其先趙將魏曰馬服君子孫因以為氏。魯恭其先魯頃公為楚滅遷於下邑因氏焉。無忌其先周仲山甫封于樊封氏焉馮馮紡先之支則食采馮城因氏焉。宋畸其先微子之後也周衰諸侯滅宋齊

書堯典曰以親九族以睦高祖九族之親。皐陶謨曰篤敘九族。仲氏之誥曰志自滿九族乃離詩篤公劉平王也棄其九族而。角弓刺幽王不親九族也行葦內睦九族

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禮記仲尼燕居曰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三族父子孫也周禮大宰宗以族得民。太宰宗伯以飲食之禮親族兄弟

陳禮書曰書與詩序皆言九族禮言三族者三族父子孫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也三族舉其本末言特言三族若三族見矣白虎通夏侯歐陽何琦如淳之徒九族極其末舉三族則九族見矣白虎通其論蓋以詩之篤公劉平王不親以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為九族而言謂他人父謂他人母頍弁刺幽王不親九族而言豈但異姓人兄弟甥舅角弓亦刺不親九族而言兄弟婚姻無胥遠矣則所

九族者非特內宗而已是惡知詩人之所生者因內宗而發哉故謂父族四者父之姓為一族已女昆弟適人者子為二族已女昆弟之子為三族母之女昆弟為三族妻族二者妻之父為一族妻之母為二族然於母之母則合而為一族妻之父母則離而為二可乎詹威公六年隋姬與叔詹曰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杜預注曰九族謂外親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并己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爾雅於內宗皆曰族於每妻曰黨而已又禮小功之末可以嫁娶妻之黨固無妨於嫁娶昏禮不容慮其不憂也然則九族之說當從孔安國鄭康成為正何則小記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而親畢矣此九族降殺之義也蓋以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曾高以孫親曾玄九也

宗

左傳定四年祝佗曰成王定建明德以蕃屏周分魯公以[illegible]民六族條
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
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分康叔以[illegible]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
饑氏終葵氏分唐叔以懷姓九宗職官五正。[illegible]六年賞九宗五正頃
又叔向云羊舌之[illegible]父之子嘉父逐晉侯于隨
注云五正五官之長太宗一姓為九族也
自唐始分世為晉世強家又晉亂卒得強家之力此宗法之所以善也
大傳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
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
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一族無宗不雜則昧先王因族以立宗
[illegible]晉曰百夫無長不散則亂一族如此類也
[illegible]宗以尊祖故吉凶有以相及有無得以相通尊卑有分而不亂親
疏有別而不式儀禮所謂不貴賤有繁而不簡文王世子曰雖為人後必告然
後一宗如出乎一族一族如出乎一家一家如出乎一人此禮俗所
以成而人倫所以厚也蓋公子不得稱先君故為別子而斷別者族
人宗之為太宗遠雖至於絕屬猶為之服齊衰三月妻亦無焉子
不得祭祖故諸兄弟宗之為小宗以其服服之大宗遠祖之正體則
一而已小宗高祖之正體其別有四則繼禰者兄弟宗之繼祖者從
兄弟宗之繼曾祖者從祖兄弟宗之繼高祖者族兄弟宗之四世則
親盡屬絕而不為宗矣既已無服遂易其宗所謂五世則遷之宗然
言繼別為宗人言繼別子之所自出者言繼禰為小宗又言宗其繼
高祖者則繼別子之所自出者即別子也繼別子之所自出者即別子也繼禰
者無子之子也繼高祖者五世之孫也繼禰別子之所自出而孔
繼言無其宗繼別子之所自出言其祖經言繼別子之所自出而孔
穎達言別子之所由出然則別子也然別子不特公子而已有來自他
曰諸侯之分子也分子即別子也公子而已有來自他

卑而為卿大夫者亦謂之別子

別子

有小宗而無大宗。有大宗而無小宗。有無宗而莫之宗

諸侯之公子上不得宗君下未為後世之宗必有以統之故有三者

之宗道也君無適昆弟使焉為宗公子一人為宗統公子禮如小宗故曰

有小宗而無大宗君有適昆弟使之為宗以統公子不復立焉昆弟

為宗故曰有大宗而無小宗公子一而已無公子可宗亦無公子宗

之故曰有無宗亦莫之宗

說者曰陳國錄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曰宗以族得民蓋緣之以族

王者所以一天下後世徒敝於害而莫見其利遂使先王良法美意不

可復用如商之士族實封康叔懷姓九宗實封唐叔曰世家大族有

害於國豈成王不公於二國哉是必強宗大族禮義是以齊其家而好

尚足以率其俗正有國者之所以治者此孟子所以拳拳於巨室也不

幸[商]之威[齊]之田井國遂君遂以大家為不可容[漢]人主都關中建從

[宋]諸[西晉]昭王[魏]而武帝以六條訪察角以強宗豪右為言陵夷至於

[晉]大夫猶有群聚而挾起者不幸五胡亂華奔遂四至於[元魏]分析

[後]戶而先王宗以族得民之事始散而不可復收矣

禮記載大宗之法皆古大夫之家有采地者也蓋嘗論之天下有大宗天

子是也國有大宗諸侯是也家有太宗大夫是也天子既為天下宗矣

而王子王孫之又為諸侯則猶為一國之宗矣諸侯既為一國之宗矣而

公子公孫之為大夫則猶一家之宗若士夫庶人有升而為大夫則一

家之人宗之大夫有進而為諸侯則一國之人宗之諸侯有黜

而為大夫則宗其為諸侯者而已不得為宗大夫有廢而為士庶人則

宗其為大夫而已不得為宗至於公族疎遠而為士庶人則皆宗於人

者也舉天下之人已不為宗則宗於人未有獨立而無宗者也雖季

[東]孫曰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既為宗則未庶子之嫡子又各為庶子之宗

其法止於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

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者此甚可

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其族者有族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則雖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久遠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復小宗

李氏曰別子謂公子若始采及在此國者後世以為祖也別子之適子適子世世繼別子為大宗然小宗上盡於高祖則遠者忘之矣旁盡於三則疏者忘之矣故立大宗以承其祖族人五世外皆合之宗子之家存以昭穆則是始祖常祀非卑同姓常親非睦乎重宗者尊祖之義也

異同

按左氏之書子長之史記載諸國姓氏與夫世裔皆有可疑者春秋之時諸侯之國九一百十五可以知其姓與爵者四十有六晉楚之類是也可以知其爵而不可以知其姓而不可以知其姓者一十有八焦陽之類是也可以得而知者三十有三鮮虞陸渾之類是也不知其姓不可得而知

而知其姓者又不可究詰如以趙為羊姓而子長又以為姬姓以鄫國為重黎之後又以為吳國之後此真言異同固不足論至於姜氏為伯夷之後又以為四岳之後是其言自相異同矣舜之洛四岳有能典朕三禮矣曰伯夷若以四岳為伯夷則是嘉嘉其才也豈其然乎此左氏之言姓氏所以為可疑也子長之史記始于黃帝迄于漢武天子世次見於世家夏之後則為杞商之後則為宋以其世家本紀諸侯世次見於帝紀則其苗裔歷歷而可考至於滕薛邾鄫之屬雖其事見於春秋而其世次不傳者又不可盡信堯乃舜之從高祖而舜乃妻其女鯀乃舜五世從叔公與舜同為堯臣湯與王季同世也湯下傳十六世而為紂王季傳一世而為文王二世而為武王則是文王以十五世孫紂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伐十四世孫紂而伐之必不然矣此子長之論世裔所以為可疑也大抵去古既遠抱殘守訛無所取正左氏猶然況子長乎子長猶然況班固乎下乎左氏以魏姓為伯翳之後班固又以為伯益之後章昭遂以為伯益即伯翳

也孔頴達襲以伯益為皐陶之子愚嘗按史記之文皐陶之後封蓼六伯翳之後封秦至伯益之後不知所封是則伯益伯翳皐陶各為一族翳與益不得為一人而益不得為皐陶子矣

漢與本於亭長而以為出於唐堯曹魏之興肇於置官而以為出於虞舜叔振鐸唐之祖起於隴西狄道而以為出於老子皐陶此何異郭崇韜而拜郭子儀之冢其不貽笑於君子者幾希矣傳皐陶為士未聞其為大理而以理為李甚不經矣劉子元以漢為陸終首裔固以殷之非而高堂隆又以魏舜之後其緣尤甚舜為媯氏其首曰昭有異姓而反同者何與韓是也成王母弟曹叔振鐸之後封於譙韓既失國子孫離析江淮之音以韓為何遂從其音以為何氏此退之所以為韓與何同姓而近也至於以冀為劉是高祖一時之言無所經見冀者以姓之後安可與劉為一耶此則高祖之失也有同姓而反異者則以其姓雖一而所祖不同以杜為氏者有出於襄陽有出於京兆以王為氏者有出於太原有出於河東豈可以共譜試而李義甫不得頴於宇

崇德之譜乃傳之致其罪杜正倫不得齒於城南諸杜乃鑿杜固妄則天之罪也

總論

周禮小史奠世繫下昭穆左傳祭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禮書曰姓非天子不可以賜而氏非諸侯不可以命姓所以繫百世之正統氏所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以氏之所聚而已然氏謂之姓故大傳言繫之以姓又言庶姓別於上則氏與姓一也氏又謂之族故羽父為無駭諸侯隱公命以為展氏則氏族一也蓋別姓則為氏氏則有族族無不同氏氏有不同故八元八凱出於高陽氏高辛氏帝譜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商氏條氏徐氏之類謂之六族陶氏施氏之類謂之七族宋之華氏譜之戴族向氏譜之威族是族無不同氏也

有因德而賜姓

四岳主禹治水有功賜姓曰姜氏曰呂氏

有因土而賜姓

陳舜之後為之受姓也本因姓之居于嬀汭賜姓曰嬀

有因官而姓者

倉氏 覃氏 司空 司馬

有因邑而姓者

諸氏因於諸子召食采於諸而子孫承之易子為楮

有因字之省文而易姓者

于氏出自姬氏之於去邑旁為于喬氏出自姬姓之橋去木而為喬有聲音之相近而易姓者

辛本莘也辛莘相近遂為辛氏郭本虢也郭虢相近遂為郭

有因見於丙殷而易姓

丙本李也李陵之裔自匈奴歸漢於丙殷故賜姓焉

有因文在手而易姓者

武氏出自周平王之少子而有文在其手曰武遂以為氏

有因語音之訛而易姓者

寧文出自神農之後以有其嘗草之功自號為民汾氏其後訛而

宇文氏

有逃自竇出而易姓者

竇氏本自姓也有仍逃出自竇故少康氏為竇

王氏之姓不一

王氏出自姬姓周靈王太子晉之後時人號曰王家故曰王氏太原王琨郯王其後也又有出自畢公高之後魏信陵公子孫時人以其故王族號曰王家故為王氏

裴氏之姓不一

裴出風姓非子之支孫封非邑鄉故為非邑氏至非後世去邑從衣為裴此一裴也晉平公封顓帝之孫於裴中號裴君此一裴也此不可不辨

[書]曰方[周]盛持宗族之法行故宗[秦]棘行葬之美作於上[漢]乃頻并之剝不關於下以此治國而國有倫以此繫民而民不散則宗子之於天下豈小補哉又[秦]用商君之法富民有子則分居貧民有子則出贅上雖王公大人亦莫知有敬宗之道矣

[秦]興滅繼絕而宗譜不立又[漢]司馬[遷]修史記上述[黃帝]下迄麟趾採世本系而作帝紀[漢]徐[周]譜國語而作世家由是人乃知姓氏之所出[西]晉[賈]弼有[漢]之間人皆有姓姓以國者[韓][陳][許][鄭][魯][趙][魏]最為多武[晉]賈弼有[宋]譜牒之學浸興有司選舉必稽鏡撰姓氏要狀賈執作姓氏英賢[鄭]為甲乙丙丁之號焉夫以此言選舉以此考賢才以此形品藻豈上出有世官分天下之姓而四四名過江則有僑姓而王謝氏蕭為大東南則有吳姓而朱張顧陸為太山東則有郡姓而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有虜姓而元長宇文悉源實首之以中國士人差第閥閱而為之制遂分世數既遠終不知其何姓氏其失又甚焉嗚呼綴之以姓系之以氏所以存昭穆別婚姻使天下知敬宗尊祖而不忘本者古人之意也柰何[漢]尚官[魏][晉]尚姓南北尚詐[隋]人因仍而敝弊莫革[漢]高帝命官以賢詔爵以公先王公卿之位才則用不才則棄期尚官也[魏]立九品置中正尊也位卑寒素而權舉右姓北變官而尚姓矣[晉][宋]因之以別貴賤分士庶選舉之際皆用譜牒至[北]齊凡舉秀才州主簿郡功曹必四姓乃其選也其尚詐又如此也文之弊至於尚官尚書之弊至於尚姓尚姓之弊至於尚詐[隋]承其後乃反古之道寵鄉舉離土著尊執事之史由是無鄉舉里選無衣冠士族而燕人贊矣北[唐太宗]所以命高士廉[晉]貴天下譜約史傳考其眞僞進忠賢退悖惡先宗室後外戚右而定氏族也初[武德][中]李守素亦明姓氏謂之族譜眞觀[中]太宗命高士廉[晉]貴天下譜約史傳考其眞僞進忠賢退悖惡先宗室後外戚右

太宗曰我今定氏族者欲崇我唐朝人物冠冕耳之不朽何容納貨舊門鄉聲背實而賣婚以為榮而遂次第一崔幹為第二高宗時許李更以吕才刊定改為姓氏録當時恥為虜劉氏譜三卷先天時復詔柳冲徐堅等討論姓畧記長安中劉知幾畢挺曰勲格路敬淳有衣冠譜有著冕旌族以開元時吾述好譜學於百氏源派為詳故作譜唐興言譜者以路敬淳為宗有衣冠譜柳曰韋述之李守素亦明姓氏後有李公淹蕭穎士商寅孔聖為世所稱以宏詞及唐通典載晉太元中賈弼大抜羣族擬十八州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士庶畧無遺缺宋玉決劉湛並好其書洪曰對千客不犯一人諱復罷百家譜傷於寮畧齊王僧儒又為八十卷東南諸侯則為一部不在百家之數

唐乾元元年賈至擬百家類例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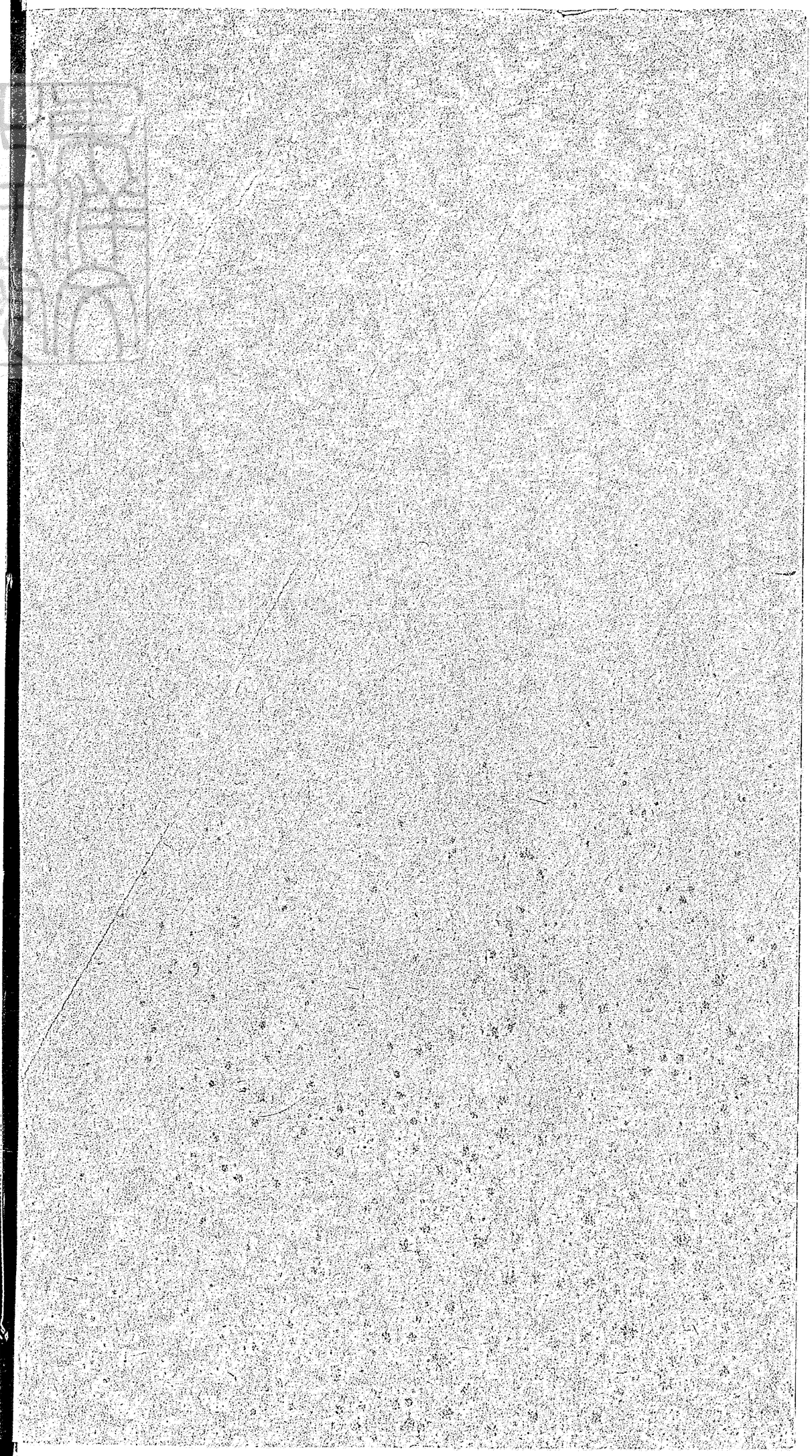
不賜姓

崔暢姜嫄諸氏不可盡舉皆以國邑受姓或以官族受氏或以事為稱或以爵為號或以字為謚或以名為諱或以志為族或以居為姓或以次為氏或以凶為名或以吉為字或以國為氏或以官為族或以事為稱或以爵為號或以字為謚或以名為諱或以志為族或以居為姓或以次為氏或以凶為名或以吉為字

周禮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樂則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六藝之教各因其物而為之節以致其和而已非有深意存乎其間也後世不知其義故為之論也

漢高祖令天下治禮學之士各以其能為議論也

賜姓

周禮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則興其賢者能者以興其德行道藝而賓興之三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而賓興之三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而賓興之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而賓興之三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六行孝友睦婣任恤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皆鄉大夫之職也

周禮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